

战后日本丛书之三

战后日本国民经济 基础结构

盛继勤 主编



航空工业出版社

战后日本丛书之三

战后日本国民经济 基础 结构

盛继勤 主编

航空工业出版社

1988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战后日本丛书》之三。书中全面论述了战后日本国民经济基础结构建设，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集中了著者多年研究的成果。目前，在我国，这类论述国民经济基础结构的专著不多，可作国内工农业各界研究国民经济基础的结构建设的人员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的必要参考资料。

战后日本国民经济基础结构

盛继勤 主编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北苑大院2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5

印数：1—2000 字数：150千字

ISBN 7-80046-077-0/F·008

定价：2.30元

说 明

《战后日本丛书》包括《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战后日本产业政策》、《战后日本国民经济基础结构》、《日本的宏观经济管理》、《战后日本财政》、《战后日本对外贸易》、《战后日本垄断资本》、《战后日本政治》和《战后日本统计资料》共九本。《丛书》由国内各日本研究机构的有关学者和研究人员撰写。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希望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有所了解，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有所借鉴，对我国的日本研究工作有所推动。由于书稿完成的时间有早有迟，因此印刷出版的顺序同上述各书的编排顺序不尽一致。

《丛书》虽已出版，但不足和错误之处恐难避免，敬请国内外的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航空工业出版社图书编辑部

1988年8月

前　　言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密集，战后初期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经济濒临崩溃。然而它却在战争的废墟上，经过10年的经济恢复，1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到60年代末，竟脱颖而出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跃居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战后，日本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和技术现代化，这是史无先例的。正因为如此，西方把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看成是“奇迹”，在70年代后半期，前往“取经”者纷来沓至，各国经济学家也不吝笔墨，著书立说，探索日本成功的“奥秘”。什么“亚洲新巨人”、什么“日本名列第一”，诸论纷纭，不遑枚举。然而在这诸多论著中，研究其国民经济基础结构者鲜矣。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客观原因甚多。但是基础结构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完善则是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要素。没有它的相应发展，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工业的现代化是不可想像的。基础结构部门不是物质产品直接生产部门，一般说来，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结果违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受到惩罚。日本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因此研究日本战后发展基础结构的过程和经验，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研究战后日本经济的基础结构是一种个例研究，很难提出其理论体系的概括。因此编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基础结构的理论体系，重要的是运用基础结构的理论去分析和研究战后日本发展基础结

构的经验教训、政策主张和理论依据。一方面为发展基础结构的理论提供新情况、新思想和新模式的案例，另一方面又为我国发展基础结构，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借鉴。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世界各国发展基础结构的各种模式中，战后日本所采用的“随后紧跟”型基础结构发展模式是一种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国投资综合效益的可资选择的模式。

基础结构是经济学科中的一个新的分支。迄今对其分体系，如交通运输、通讯、能源供给等，各国有关专家学者业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然而把它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还只是40年代末的事，广大读者对其理论，甚至命题大都比较陌生。因此本书在第一章总论中就有关基础结构的概念、性质和特点等一般理论进行简要介绍，以便使读者对其研究对象等有一个初步的总括了解。

国民经济基础结构是有关国民经济平衡、经济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是生产力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战略学、经济结构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等等都要涉及的理论问题。然而它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至今没有建立起比较统一、比较完整的权威性的科学理论体系，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几乎包罗整个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这样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资料统计上，以及在所获取资料的可比性上都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课题。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三章：《战后日本基础结构的发展模式》和第四章《战后日本基础结构资本存量及其国际比较》中所运用的数据，本来应该以基础结构的功能所建立的数据体系为依据，可是在这里不得不以基础结构的主体来建立我们所依据的数据体系。这是因为在日本有关基础结构的统计都是以事

业的主体来进行的，即都是以政府固定资本形成为基础进行统计的，不包括私人经营的基础结构设施。因此从基础结构的功能来考虑，资料就显得不够全面、不够完整。这是令人遗憾的。由于这些原因，本书只是就战后日本基础结构的发展过程、发展模式、资本存量、投资财源、管理体制，以及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主要问题作了初步论述。

参加本书初稿编写的还有马黎明、吕三铁和郝一生，其中尤其是马黎明不仅是第三章第三节：《日本基础结构发展模式的形成》和第四章第一节：《日本基础结构资本存量的演变》等章节的初稿执笔者，而且在统一全书体例和技术编辑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景林不仅就如何编写本书同我们座谈，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资料，进行书稿审读，借此机会表示诚挚的谢意。

另外，本项目还被认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并给以资助。

基础结构作为一个新的理论经济学分支，有许多理论问题和新现象、新问题有待深入地进行探讨，这本书所论述的，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研究和修改。

盛 维 励

1987年12月于天津社会科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总论	(1)
第一节 基础结构的概念和范畴	(1)
第二节 基础结构的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童子军用	(5)
第三节 日本的基础结构资本的性质	(8)
第四节 基础结构与第三产业的区别	(11)
第二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发展的演变过程	(15)
第一节 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基礎结构	(15)
第二节 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的基础结构	(19)
第三节 《新全综》与“ABC基础结构论”	(26)
第四节 《列岛改造论》废止与《三全综》出台	(29)
第三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的发展模式	(34)
第一节 基础结构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	(34)
第二节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的发展模式	(37)
第三节 日本基础结构发展模式的形成	(44)
第四节 对战后日本基础结构发展模式的评价	(50)
第四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资本存量及其国际比较	(57)
第一节 日本基础结构资本存量的演变	(57)
第二节 日本战后基础结构存量水平	(66)
第三节 日本基础结构资本存量的完备程度及其国际比较	(72)
第四节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资本存量研究的启迪	(78)
第五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与地域开发	(80)

第一节 地域开发的必然趋势和意义	(80)
第二节 战后日本地域开发的模式与政策	(82)
第三节 战后日本的地域开发战略与基础结构	(89)
第四节 战后日本地域开发的经验和教训	(97)
第六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的管理体制	(104)
第一节 计划管理	(104)
第二节 战略管理	(114)
第三节 法制管理	(117)
第七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投资的财源	(120)
第一节 基础结构投资的负担结构	(120)
第二节 国家预算与基础结构投资	(133)
第三节 地方预算与基础结构投资	(145)
第四节 财政投资贷款计划资金与基础结构投资	(156)
第八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资本的发展趋势	(161)
第一节 日本经济社会的主要变化	(161)
第二节 《四全综》为今后日本基础结构的发展构筑了总框架	(165)
第三节 国际金融信息中枢城市东京圈的基础结构建设	(178)
第四节 东京、关西和名古屋等大都市圈基础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	(183)
第五节 日本基础结构发展中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189)

第一章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总论

第一节 基础结构的概念和范畴

基础结构这一经济学术语源于拉丁文的*infra*和*structura*(意为“下部”、“下面”和“结构”、“装置”、“设备”)。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后期，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才把这一术语引进经济学著作，一般译为“基础结构”或“基础设施”，其研究范围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电信电话、治山治水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公园、上下水道等生活性基础设施两类。前一类设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们不是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的条件，而是“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①。而后一类设施，则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条件。基础结构的各类设施除了具有“公共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外，它们作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劳动资料并“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②。也就是说，它们对社会生产而言，还具有“间接性”和“基础性”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基础结构的各类设施不是为了满足个别企业及其个别过程的特别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的需要而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5页。

而发展的。尽管它们对社会生产只是间接地起作用，然而却是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运行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并规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由于基础结构具有上述一些特点，日本经济学家一般称之为“社会资本”或者“社会共通资本”、“社会间接资本”。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主编的《经济用语辞典》，在释义“社会资本”这一词条时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间接资本的略称，它主要作为生产资本的对称而被广泛运用。显然没有明确的统一的概念规定，但作为一般定义，它是对生产活动间接起作用的社会共通资本的总称”；“社会资本虽然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但对提高企业效率和国民福利是不可缺少的”。^①也就是说，因为它不是为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组织服务，而是为整个社会服务，所以叫“社会共通资本”；因为它不直接对生产活动起作用，其最终效果是通过物质产品生产活动间接地表现出来，所以又叫“社会间接资本”，简称为“社会资本”。

那么，基础结构与社会资本在内涵上有什么区别呢？日本新闻社1980年出版的《经济新语辞典》在给“基础结构”下定义时说：“社会性生产基础结构是形成经济活动基础的基础设施。它是指道路、河流、港口、机场、农业基础设施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社会资本。不过，最近也包括学校、医院、公园等社会福利、生活环境等社会资本”。可见“基础结构”这一术语在日本与“社会资本”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不过，日本经济学著作采用“社会资本”这一提法者居多。那么，为什么本文不用社会资本而用基础结构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

^① [日]金森久雄编：《经济用语辞典》，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年，第145页。

表1.1 基础结构有关概念的相互关系表

资本形成	投资量	资本量	资本分类
政府固定资本形成 (Ig)	不包括土地費用	社会资本(以政府固定资本形成为准)	社会资本(按机能分类)
(A+B-E) 土地費用(E)	政府投资 (A)	行政投资 (B)	政府企业投资 (C)
	公共投资 (A+B)	私人投资 (C+D)	对与公共投资具有相同机能的设施的投资 (C)
			(C)以外的私人投资 (D)
			(工场、机器设备等……)

资料来源：〔日〕菅原操：《新交通计划特论》，山海堂1979年版，第10页。

经济学著作中的社会资本又称“社会总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联系的所有个别资本的总和。马克思说：“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路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国家资本)之和”^①。而在日本不论政府或者经济学者 所谓的“社会资本”，是指政府通过公共投资(土地费用除外)所积累起来的政府资本(或称公共资本)。显而易见，日本等西方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是不同的。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为了能够更科学地引进这一经济学术语，本书采用了基础结构或基础结构资本的概念。

不过，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当我们谈论基础结构或者“社会资本”这类概念时，理应主要着眼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职能，就是说应该根据各类设施的职能来区分它是否属于基础结构范畴，这样的方法才是更科学的方法。可是在日本，某种基础结构是否属于社会资本，不是根据它的职能，而是根据它的主体的属性。就是说，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不包括土地费用的政府资本(或称公共资本)，一般不包括私营铁路、私人电力、私人煤气、私人医院等具有基础结构职能的私人资本。如日本学者菅原操在《新交通计划特论》一书中给“社会资本”下定义说：“社会资本也是资本，是过去经济活动成果积累的产出物，属于存量的概念，但 不包括土地。而社会资本存量则可以看成是扣除了土地费用的、作为流量概念的每年进行的公共投资的积累。因此，如果不考虑土地费用，社会资本范畴则可与公共投资范畴划等号”。从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13页。

种意义上讲，包括地方公共团体在内，广义的“政府所进行的公共投资作为存量积累起来的资本就是社会资本。换句话说，是根据事业主体来区分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①而公共投资减去土地费用就是政府固定资本形成或称政府固定资本投资。由此可见，日本所谓的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政府固定资本或政府固定资本存量。

由于资料和统计上的困难，本文所说的基础结构或者基础结构资本不得不以政府固定资本为基准，也就是说不得不以不包括私人部门的狭义的“社会资本”为基准。

第二节 基础结构的特点及其在日本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作为社会生产一般条件的基础结构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场所的固定性。基础结构的各类设施一般都固定在一个地方或地区，具有固定而不可移动的特性。因此，作为基础结构的物质形态的基础设施既不能出口也不能在地区之间进行余缺调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们是“只能在该地利用的产品”，“不能把它们的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②。

第二，价值转移的特殊性。“基础设施的生产属于固定资本的生产范畴”^③，不过，它不是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而是社会总资本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或者说属于社会固定资本的范畴，其价值的

① [日]菅原操著：《新交通计划特论》，山海堂，1979年版，第10～1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7页。

转移同固定资本一样，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的。基础结构资本的价值转移与生产资本不同，不能单独进行，只有与生产资本相结合才能将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中去。如道路的价值，是通过道路利用者缴付使用费或者向国家纳税，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的。

第三，资本周转的特殊性。基础设施一般都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并且是一些“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①。

第四，基础结构的各类设施都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能力，同时还必须配套并形成体系才能发挥其机能。如公路，至少应该把供产销联结起来；再如重、化学工业，既是运输型产业又是耗水耗电型产业，如果某地基础设施建设不能配套，譬如有水无电或有电无水等，就不可能发展重、化学工业。

第五，基础结构的各类设施作为一般劳动资料与其他劳动资料不同，不仅执行生产职能，而且进入消费过程。如交通运输设施，“在它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②。

第六，基础设施等一般劳动资料还兼具为军事、政治服务的职能。如交通通讯等。

从基础结构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资巨、规模大，不是个别资本力所能及的事业；(2)这类投资无利期长、利润率低，甚至需要蚀本经营，因此，往往是个别资本不愿涉足的领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78页。

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家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他看来有利的企业”^①。

由于基础结构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不仅是“支撑一国经济的基础”，而且“这一基础决定着经济活动的水平”^②。它是一般经济活动的基础条件”^③。一个国家的基础结构犹如高楼大厦的基础，基础的深度决定着高楼大厦的高度。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基础结构的建设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据日本经济企划厅资料，按不变价格折算，从1960年度到1982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加4.4倍，年均增长率为7.9%，同期基础结构资本存量增加8.3倍，年均增长率为10.6%。^④这就是说，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基础结构的高速增长之上的。尽管日本基础结构的完善程度依然落后于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应该说大体上建立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应的基础结构。

第二，它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基础结构作为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是“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生产过程的条件”^⑤。因此，它不同于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4页。

② [日]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0页。

③ [日]饭田经夫等主编：《社会资本经济学》、《有斐阁选书》，1976年版第9页。

④ 根据[日]东洋经济新报社编《经济统计年鉴》，1979年版第94页，1984年版第86~88页数字算出。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页。

条件，只对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起作用，而是作为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对社会总资本及其总过程起作用，它不仅对生产过程而且对流通过程都具有不可缺少的普遍意义。就是说基础设施完备与否制约着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以交通运输设施为例，当战后日本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神武景气”在1954年12月到来之际，交通运输的超前准备不够。于是在1956年秋出现交通运输阻碍经济发展的局面。火车站停运货物猛增，库存量由1956年1月到3月的78万吨激增到1957年3月的219万吨，增加近两倍，成百万吨的急需物资在车站沉睡，不能正常进入再生产过程。这种“以运定产”、“以运定销”的格局、延长了资本周转时间，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这说明交通运输设施等基础结构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正如列宁在谈到运输时所指出的，它是“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也许是最主要的基础之一”^①。

第三节 日本的基础结构资本的性质

基础结构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决定了其主体的公共性。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基础结构是国民经济运行须臾不可缺少的，而且往往又是资本家无力经营、不愿经营的事业，那么这类事业一般都由公共部门，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来经营。国家则利用其“特权和权力迫使全体拿出一部分收入”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即一般生产条件^②。垄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4页。